

豫

章

焚

書

第一六二册

誠齋策問目錄

卷上

問六經疑難

問太平歌頌

問簡冊所紀祥瑞及今日祥瑞

問本朝歐蘇二公文章

問古今文章

問天文星象

問酒誥疑難

問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歐宋唐書得失

言類彙編目錄
問遷史班史范史循吏傳

問司馬遷傳循吏五人

問邇臣請編次寬恤詔

卷下

問今日屢詔舉賢良而未有應選者

問高宗孔明謝元孫權漢武魏武用兵

問請將用兵之法

問邇臣奏請選擇將才

問李唐宗子人材

問三代兩漢治體所尙

問左氏傳所載知人禍福事

問三代漢唐太學養士之法

問孔孟行事不同

問漢文帝及今日用兵禦敵事

問漢高帝襲奪信軍文帝勞軍細柳

問詔禁臣僚苞苴請託

問恤刑詔令

問柳子厚貞符及今日祥瑞

誠齋策問卷下

廬陵 楊萬里 廷秀

問今日屢詔舉賢良而未有應選者

主意謂賢良之

才多見于多故之日而不見于無事之時
今太平無事可言此賢良所以不見其人也

漢高祖喜武士而韓彭之徒出而爲之用漢武帝喜
文士而賈馬之徒起而露其能唐太宗喜直諫而王
魏立其朝唐德宗喜佞人而盧趙貢其諛蓋人君之
好惡趨向天下所視如風草形影也有所不欲欲無
不得有所不求求無不至譬之金之鑛乎山珠之照

乎淵雖千尋之高萬仞之深虎狼之所廬蛟龍之所
宮人望之而不敢迫視千金之子一有所欲則陸榘
水涯之珍奇致之如草芥初無甚難者今我主上自
卽位以來屢詔廣求賢良之士思得晁董劉蕡之朋
龍奮鸞集于赤墀之下使之倒胸中之圭璧洒筆下
之波瀾上以砭劑于宸聰下以雨露于生民求之不
爲不切待之不爲不至而略無一人鯁餌經綸以慰
上之心者其故何歟議者皆曰賢良之未見其人者
誠以其人之難得而其科之難應也欲腹笥五經言
泉百氏庫貯九經之富龜利五總之靈如此然後可

以爲賢良之學問道根于正學根于正德足以肩袂
伊呂名期于奴婢管晏如此然後可以爲賢良之道
術若太阿之芒刃若榱桷之健幹可以截盤盂可以
棟樞極如此然後可以爲賢良之才器錦繡五臟雕
鏤萬化文章光燄萬丈詞源倒流三峽如此然後可
以爲賢良之文章勇足以攀龍鱗辯足以劇虎牙直
氣吐而星斗寒忠言進而金石裂如此然後可以爲
賢良之忠義必兼是數者而全之盡之始謂之賢良
此其所以爲人之難歟愚切以爲不然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物有不求則已未有無

物之歲也士有不用則已未有無士之時也蓋嘗聞
之火之已燃則無事于橐籥禾之已登則無事于桔
槔當多故之日則賢良爲易見當太平之後則賢良
無所施方其黼服或虧袞職有關補之者賢良也教
化榛蕪紀綱頹弛整之者賢良也不有嬴秦之弊俗
烏有仲舒不有日食之變咎烏有杜欽不有武后之
僭竊烏有張柬之不有闡寺之擅權烏有劉去華不
有元昊之逆命烏有富弼張方平蓋天下有可言之
事此不容于不至也今也六合澄清四海波恬高堂
拱堯舜之君密席坐臯夔之臣刑措而日轉棠陰兵

寢而風清榆塞以上治則四時調于玉燭而五星叶
于珠囊以下治則嘉禾爲之獻秀而醴泉爲之薦祉
以內治則人皆稷契家爲伊傅以外治則邊亭不鼓
而烽燧不煙黃童白叟在在途歌樵夫牧兒人人巷
舞太平極治之效超三軌五光前振後天下無可言
之事朝廷無可議之政生民無可陳之病君臣無可
指之失天下之士方且鼓舞皇風餐飲化雨不爲聖
主得賢臣頌則爲縉紳願封禪書以鋪張對天之宏
休以揚厲無前之偉績不爲棄物而已雖有賢良之
士亦何所容喙哉亦何補于時哉然則賢良之所以

無人者非果無人也特以其政之無所施而種學績
文皆歸于進士之科以待上之器使耳謂其人之難
得豈不厚誣歟愚嘗聞之浴不必江河要之洗垢馬
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取士之科何必終以賢良爲重
哉要之得人則足矣昔魏相之功業固非以賢良進
也僧孺之奸慝非賢良歟今進士之科豪傑林立英
俊紛至則振五經之管轄窺六藝之喉襟擢之鸞坡
鳳閣必能騁調燮之才置之蓬山德海必能展判花
之手置之郡邑必能坐嘯黃堂而鳴琴花縣任之按
察必能氣搖山岳而威聳鷹鶴譬如公輸之固下氏

之肆雄才瓌寶取而用之無不如意亦何歉于賢良哉執事之視進士不可謂秦無人

問高宗孔明謝元孫權漢武魏武用兵

主意能料

敵則不拘兵法而可以取勝不能料敵則徒泥兵法而適以取敗

善奕碁者參于數而不泥于數善療疾者酌于方而不守于方善用兵者學于法而不拘于法奕碁而泥于數者其奕必敗療疾而守于方者其疾不瘳然則用兵而拘于法豈能保其不負哉大抵兵之爲兵其算無窮其妙不測或奇或正有不一之機或攻或守有不一之勢迅雷掩耳不足以喻其速也投機轉圜

不足以喻其順也一日之間一陣之際爲變不齊應
變各異苟拘一定之法而不以智謀參乎其間其不
敗于敵以斃吾之赤子者幾希是故古之用兵者初
無一定之法乃有不同之用子儀以寬光弼以嚴王
翦以眾謝元以寡孫臏滅竈而虞詡則增竈李廣無
部伍而程不識則正部伍韓信背水爲陣雖云前左
水澤而亦以取勝鄧艾縋兵而下雖曰犯危履險而
卒以成功操縱開合橫斜曲直莫不爲我所用而敵
終折北不支則知兵法誠不可拘特顧人之所以用
之者何如耳善用之者以法而不以法故默有合于

法不善用之者以法而必以法故適以害于法古之人如霍去病其所謂善用法者乎武帝欲教去病以孫吳兵法而去病對曰願方略何如不願學古兵法則疑其不以法矣然其論烏戾討速濮絕大漠濟寗廬遂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其虜王降將之功自大將軍外無與爲比非深知兵法者其孰能之故曰善用之者不以法而默有合于法霍去病之謂也乃若韓信伐趙出兵井陘入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使成安君納李左車之言絕其輜重而不與戰則韓信之兵進退不能而生受擒矣成

安君乃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之今信兵號
數萬而避之弗擊後有大者何以拒之遂與信戰而
卒貽泝水之禍使其不拘法奚至於是故曰不善用
之者必以法而適以害于法成安君之謂也監霍驃
騎之所以勝與成安君之所以敗則兵法豈可必泥
哉伏承執事以高宗之伐鬼方孔明之討仲達謝元
之破符堅孫權之縛關某與夫漢武之用廣陵魏武
之圖吳蜀數者兵法下詢末學愚雖不敏請得而商
確之則其或得或失有可言者蓋嘗謂兩軍相壘之
際莫不利于泥法莫利于料敵知所以料敵則雖每

事背于法而亦必勝不知所以料敵則雖每事泥于法而終亦必敗高宗之時商運衰微而鬼方強盛高宗知其不可與之角勝負于朝夕也故遲之以三年之久而卒不害爲中興之顯主其能料敵如此又何拘于師久暴則財用竭之法乎諸葛孔明與司馬仲達軍于渭南雌雄之形未有敢決亮欲激之使戰也故遺之以巾幘婦人之飾儻非魏帝使人仗節以止之則仲達亦烏能自己是雖不能致仲達之出戰而亦不害爲天下之奇才又何拘于我欲戰則敵人不得不與戰之法乎苻堅以無道而伐有道百萬之眾

蹈死淮淝謝元逆料其然故以八千而破之雖兵法有敵強而暫避之言不拘也關某恃其驍勇驕于戰勝而不爲之備孫權逆料其然故命陸遜以縛之雖兵法有歸師勿遏之言不拘也此其料敵而有得者愚故喜談而樂道之乃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使之自效未必無功而武帝則陰戒衛青以無令得當單于至其于李陵也則又聽其以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一則難于用廣一則易于用陵終使廣以失道而自敗陵以兵敗而自降豈非不能料人之愚耶孫權保據江東國險民附此未可以卒攻而魏武乘舉荆之

勢欲席捲以臨之先主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之
間凡四五驚此可以及機而魏武違劉曄之言不乘
勝以取之一則易于伐吳一則難于伐蜀終至有赤
壁之敗無混一之功亦豈非不能料人之過耶夫以
漢武魏武號爲知兵而猶或有失是知不可以易言
也用兵者之于兵要如書生之于書造乎心傳自得
之妙而遺其塵編斷簡之傳則其視兵法特筌蹄之
具耳杜牧之注孫子有言曰珠之走盤橫斜曲直不
可預知所可知者珠之不出于盤愚願撫此以謝師
問執事以爲何如